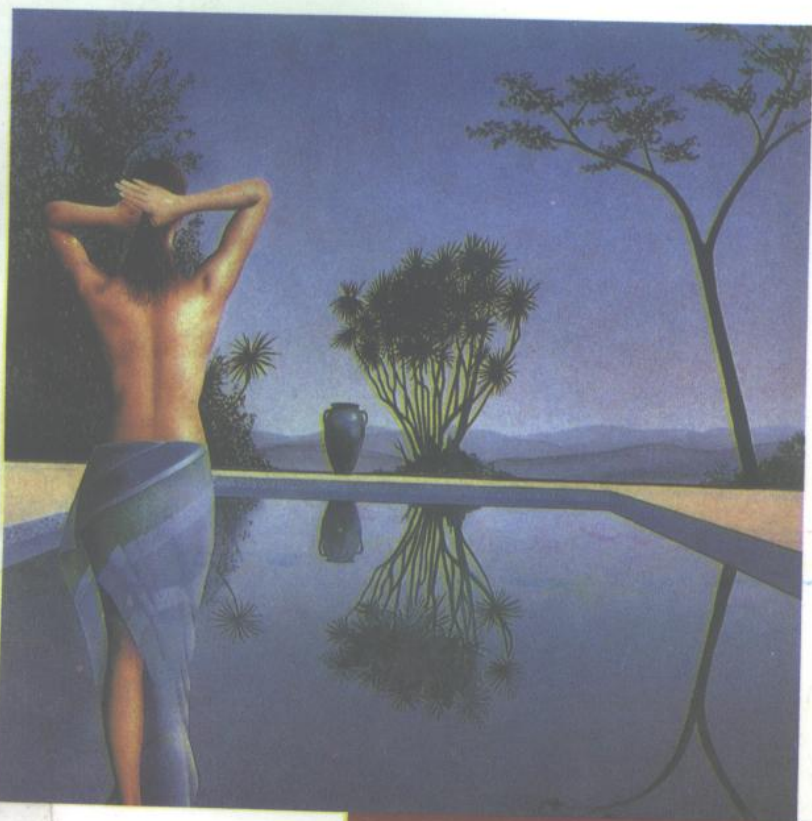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分类文库



哲理小说

汤学智 吴岳添主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



ZHELI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分类文库

汤学智 吴岳添 主编

哲理小说

黎湘萍 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DL-9/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理小说

黎湘萍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分类文库/汤学智,吴岳添主编)

ISBN 7—80101—498—7

I. 哲…

II. 黎…

III. 推理小说: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161 号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278.5 千字 定价:19.00 元

主编絮语

短篇小说源自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体裁。但是直到 19 世纪,它才与长篇小说有了明确的区别,并涌现出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等一代短篇小说大师。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短篇小说日益繁荣,题材也大为丰富。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可以预言,短篇小说在所有文学样式中,会倍受青睐。

为了集中反映世界短篇小说的概貌,为我国奔波于商品大潮中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丰厚精美的精神快餐,我们主编了这套《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分类文库》。本着着眼于世界性和名家、名篇、名译(优秀译文)的原则,从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 41 个国家的 283 篇作品,按题材分为《世态小说》、《幽默小说》、《爱情小说》、《哲理小说》、《科幻小说》、《惊险小说》、《侦探小说》、《流浪汉小说》、《荒诞小说》和《战争小说》10 卷,共 350 余万字。这些作品既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又有新意叠出的现代佳构,包容广泛,内涵丰富,匠心独运,技艺纯熟。它们犹如滴滴闪亮的水珠,共同映照出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每卷小说集前有编者的序言,小说正文前有

作者简介。各卷的编者均为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借此,对于他们的热情支持与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大力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设计和编选过程中,曾得到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柳鸣九、朱虹、李文俊、文美慧等人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诚致谢忱。

还要说明一点,“世界”一词,从地理学讲理应包括中国在内,但也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专指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含意,我们采用的即是此意,目的在于更集中地介绍外国优秀文学。

愿此书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读者生活的朋友,精神的伴侣。

汤学智 吴岳添

序 言

黎湘萍

在世界文学史上,阿拉伯奇书《天方夜谭》,是颇值得一提的。它一开始就将人类最基本的两大“弱点”表现得十分生动。这就是:由“女色”引起的内心骚动(在书中它被具象为国王遭遇王后背叛之后的变态的报复行为),以及人对于“语言”(“故事”)的迷恋(在小说里表现为宰相之女山鲁佐德如何机智地利用讲故事来延缓暴君的死刑)。“说话”的巨大的心理治疗功能,在这部奇书中得到最为形象的体现。人是能够说话,而且说话的欲望特别强烈的动物。犹太人的《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万物,竟全是依赖命令式的语言;所以《新约·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它造的。”“道”原文为希腊的“逻格斯”,即“说话”、“言词”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其他意义。人倘有话不能说,便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中国古人甚至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警句(《国语·周语上》),把说话的需要和快感表达得特别精辟。与说话的欲望和要求有关的,是人的爱讲故事、也爱听故事的近乎本性的癖好。因此古代有两种人的地位相当高,一个是“传达”天上消息的神巫,先知;另外一个讲人间故事的诗人或历史家。讲天上的神明、地下的灵鬼,虽然

崇高而且深邃，但大抵带些阴郁、神秘甚至恐怖的意味，况且说教的意味太浓，往往让人敬而远之；讲人间的故事，或者人间意味十分浓厚的神鬼故事，却往往很受凡人们的欢迎。例如《伊索寓言》讲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演说家得马得斯的故事：

从前，演说家得马得斯在雅典城演讲，听众都不注意听，他就请大家允许他讲段伊索寓言。听众大为赞成，他开始讲道：“得墨忒尔同一只燕子、一条鳗鱼一起上路。到了一处河边，燕子飞走了，鳗鱼钻到水里去了。”他讲到这里，便不做声。听众问道：“得墨忒尔怎么样呢？”得马得斯回答说：“她生你们的气呢，因为你们不关心城邦大事，一心只想听伊索寓言。”^①

伊索是个讲寓言故事的高手，按理他应该为自己的故事受到听众的欢迎感到自豪，然而伊索从这个故事引出来的教训却是：“只图享乐，不务正业的人，是愚蠢的。”据说他的寓言曾经是古希腊学校教育儿童的教材，然而，他却把人天生的爱听寓言故事说成“只图享乐，不务正业”。足见他更在意的是故事里的非感性的“哲理”的意义。

后世的文人们的趣味看来也相当平民化。他们即使是读正儿八经的历史吧，也喜欢采取一种艺术的、形象的、“享乐”式的态度。例如诺法利斯（Novalis）说：“历史是一个大掌故”，那种像伏尔泰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

^① 《伊索寓言》，第30—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梅里美(Mierimee)也说:“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①。喜爱形象鲜明、趣味横生的故事甚于像史学家或哲学家那样去探究历史的大规律,这也是普通人的一般的特点。而且恰因如此,他们能够找到被历史迷雾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些有趣的真相——钱钟书从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和一篇小说里找到的就是将历史、宗教、小说连接起来的“虚构”的写作。换句话说,“虚构”贯穿了被称为“历史”、“宗教”和“小说”的整个写作的过程之中。

但人中的圣贤有时并不喜欢他的同类的这些癖好,担忧那些讲故事的人们会通过“撒谎”来损害人的心灵,怂恿人的低劣的天性,从而摧毁人的理性。譬如,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使用了一种循循善诱的、代圣人立言的聪明手法,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儿童没有能力辨别寓言的和不是寓言的,他们在年幼时所听到的东西容易留下永久不灭的印象。因为这些缘故,我们必须尽力使儿童最初听到的故事要做得顶好,可以培养品德。”^② 因此他坚决主张“首先应该审查做故事的人们,做的好,我们就选择;做的坏,我们就抛弃。我们要劝保姆们和母亲们拿入选的故事给儿童讲。”^③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寓言”是以其哲理性得到许可

① 转引自钱钟书,《七缀集》,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理想国》第2卷,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理想国》,第2卷,“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同上,第22页。

和鼓励的。问题在于像赫西俄德、荷马那样的大诗人所讲的大故事，往往根据人本身的想象把神和英雄的性格描写得那么不正确，只会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的部分，“制造出一些与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①。这些人，不适合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被驱逐出境了。现代许多讲故事（写小说）的或者读故事（读小说）的人们渐渐地也对自己那未免显得“痴迷”、“肤浅”的癖好稍加掩饰，每每要在他所讲、所读的故事（小说）里加进一些添加剂，——政治、爱情、哲理（后代人还加上时髦的“规律性”的探索）等等——，大概也受这种执著于真理的刨根问底精神和关心国家大事的圣贤心态所影响吧？“要是现在的文人肯承认兴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陪着笑脸，带些自卑的语气。不过，假如他说自己专为看故事才去读宗教经典，他一定理直气壮，对宗教学家甚至信徒都不会虚心道歉。”^② 这种心态，自然首先是割舍不掉喜欢讲故事、听故事的祖传癖好，却又因为宗教被看作一种麻醉人的“精神鸦片”，生怕自己的耽读宗教故事，被世人误以为在“吸毒”，所以有了这样的逶迤婉转的两副面孔——到底也已经不敢在讲规律、义理的圣贤面前挺起腰来了。如何既使圣贤们满意，又不至于戒掉“故事瘾”？讲故事的人们想出了极好的折衷的办法：利用人类天生爱听故事的癖好，

① 《理想国》第10卷，同上，第84—85页。

② 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见《七缀集》，第143页。

把他的“哲理”(而不是说教用的“信条”)放在故事里,就像用糖衣包裹上治病用的良药。这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希伯莱的《圣经》故事、阿拉伯的《天方夜谭》早就用过的策略。——当然,这样来解释“哲理小说”是相当简单化的。但作为哲理小说的前身的“寓言”(Allegory)、“说教文学”(didactic literature)或“说教故事”(exemplum),正是把“道德”或“义理”包裹在形象化的故事里。

在西方文学史上,可以看到像“传奇”(Roman)、“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fiction)“性格小说”或“心理小说”(novel of charater or psychological novel)、“书信体小说”(epistolary novel)、“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 and Erziehungsroman)、“社会小说”(social novel)、“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地方小说”(regional novel)、“反小说”(antinovel)、“新小说”(new novel)、“后设小说”(metafiction)等等那样的概念,却见不到专门的 Philosophical Novel——“哲理小说”那样的概念。^①但没有这样的概念,却并不等于没有这样的作品。事实上,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都通过运用“寓言”(“ALLEGORY”)这一策略,来表达一定的“哲理”的内容。譬如意大利的但丁的《神曲》、法国的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

^① 参见 M·H·艾伯拉姆斯:《文学术语辞典》,第117—122页,英文版。

侄儿》，甚至俄国的托尔斯泰的许多名著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哲理小说。英国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即是以散文叙事的方式所写的一个道德的和宗教的寓言；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则以诗体传奇的形式来表达其道德、宗教、历史和政治的寓意；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也是一个嘻笑怒骂、对世态人情极尽嘲讽的寓言式的故事。若从运用小说形式来阐述某种人生哲理这一角度看，则几乎每一篇小说作品，又都可以称作“哲理”小说，因为它总是或直接或暗示地将作家所体验到的某一方面的生活经验表现出来。而哲理的内涵也很广泛，譬如涉及人类的基本处境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人的生死问题，以及与具体的人伦物理密切相关的生活经验等等。这些都在哲理小说表现的范围之中。

如前所述，“哲理小说”的源头有二：其一是古代的寓言式的文学作品(“Allegory”)。如伊索寓言。伊索擅长用一个机智的动物故事，来阐述一个主题，或说明某种为人处世的道理。这应该就是哲理小说的最基本的含义。但是寓言的比喻的味道太浓，情节简单，人物形象也往往偏于“扁形”，比较单一，因而它的主题——哲理的内涵要大于人物——情节的内涵。哲理小说则不然。它首先还是“小说”，因此具有小说的一切必要的因素——复杂的人物关系，情节结构，美学意境和气

氛等等。其二是中世纪的说教文学(“Didactic Literature”),其中的“Exemplum”,即说教性的故事,比较接近我们所谓的“哲理小说”。但说教性故事与哲理小说还是有所不同的。说教性的故事是为“说教”服务的,它的说教的目的,它的道德目标,决定了它的主题的单一。形象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哲理小说首先还是一种以塑造形象为主的艺术形式,它的丰满的艺术形象,使之可以包含着多种富于人生哲理的意义。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就是“不确定性的智慧”。^①意义的不确定和多元,正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的重要的特征。

本书所选的作品,起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终于本世纪的中期,纵贯700多年;从地域上看,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拉美,几乎横跨世界各大洲。虽然远不能代表世界哲理小说的面貌,但从中或可看到人类讲故事的不平凡的智慧了。

这些作品,首先是名副其实的“小说”,其次才是它的“哲理”的内涵。这样就把它与其他非小说的艺术形式——寓言、说教故事等等——区别开来了。从表现的艺术手法上看,说教意味最浓的是托尔斯泰的《琉森》。读起来你会感到冗长乏味,然而,托尔斯泰通过一个生活插曲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忧郁和愤怒,与他所置身的富裕而冷漠的人性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至今仍令人为之动容。将哲

^① 《塞万提斯的遗产》,见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一书,第5—6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理含蓄地隐藏于象征性的艺术形象之中,极富于有艺术韵味的,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熊》、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花园的小径》。它们的象征手法,使之不止具有一种意义。

从所选的作品,可以看到西方哲理小说的一些特点。譬如西方传统的哲理小说,大都有着一个作为背景的“宗教传统”,不论作者是反对它还是赞成它。以伏尔泰为例,他可算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他却与许多同时代的人的无神论的信条相战,他所建的礼拜堂明白刻着“伏尔泰献给上帝”的字样,他明确宣称:“别的礼拜堂没有献给上帝的,不过献给圣者们而已。我要为主人做事,不为仆人们做事。”^①伏尔泰这种反对人间教会的虚伪宗教,但并不反对天上的上帝的所谓“无神论”的精神,源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西方宗教改革运动,我们从本书所选的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十日谈》的《圣恰泼莱托的故事》具有早期故事和小说的形式,例如,“入话”之前有一段专谈故事的训诫意义的开场白,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敦煌变文那种融世俗生活与宗教训诫为一体的文体尤其如此);但薄伽丘的意义却不仅在于这些开场白所透露的、他早就具备的清醒透辟的伏尔泰式的“无神论”的精神,而且在于他所塑造的“圣恰泼莱托”这

^① 转引自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第26章,第1292页。

个生动形象。这个人物借助一套花言巧语，借助宗教的常规性语言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恶徒摇身一变，成为冠上了“圣”字的使徒，结局无比美满。我们后人听到的各种关于“圣徒”的传说，往往被罩上了一层光彩夺目的光圈，薄伽丘则去掉了这层非人性的光圈，揭穿了所谓“圣徒”的凡人本性。这篇小说已经不再是耶稣那类“浪子”回头的寓言了。

又如意大利作家布扎蒂的《渴望健康的人》把主人公放在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他凭借对上帝的信仰和坚持不懈的祈祷，摆脱了麻疯病的痛苦，但是，上帝在赐给他健康的同时，也赋予了他重新观看生活的意义的眼光，以前以拥有一切财富美色为幸福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世俗的生活丧失了迷人的光彩。他不能再迈出麻疯病院的大门，永远留在那些不幸的人们之中。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瓶魔》也是一篇绝妙的讽世的哲理小说。小说对瓶中那形象猥琐而邪恶的“魔鬼”和世态人心的描写，暗示出生命、爱情高于金钱和权势的主题。这对于当代社会仍然具有进谏的意义。

与西方哲理小说相比，东方的哲理小说，不太刻意去表现某种分裂的宗教情结。而更在意它的人间性。例如日本作家幸田露伴的《锻刀记》，写一个二三流的刀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背水一战，苦心诣旨，惨淡经营，花了三年功夫，终于铸成了一把宝剑。说明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以十分幽默的笔法，写一个和尚为自

己的长鼻子感到不安,想尽一切办法来缩短鼻子,企图与众人一样,一旦心愿得到实现,却又不能自适,终于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才找到并确定了“自己”。芥川将人类“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鲁迅语)刻画得惟妙惟肖。泰戈尔写人在时间中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是通过女儿敏妮的成长和喀布尔人拉曼的寂寞表现出来的。《喀布尔人》与俄国作家舒申克的《太阳、老人、少女》可谓异曲同工。但泰戈尔的细腻婉约的抒情风格,与舒申克俄国式的惆怅,又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人的创造力及其局限性的思考,本书选了巴尔扎克的《玄妙的杰作》,霍桑的《人面巨石》;用一种简炼而意韵丰厚的笔墨来表现着对死亡时的思考,人的存在的勇气和足以称得上是属于“人”的美好品德的考验的,是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福克纳的《熊》和里尔克的《掘墓人》;对人的本性的思考,选了芥川龙之介的《鼻子》,毛姆的《患难之交》;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心理对个人的深刻影响,选了席勒的《罪犯》等。萨拉斯的《线》所刻画的深受压抑的心灵的叹息,卡拉斯基利亚的《孤独的灵魂》所描写的语言的力量和人性的脆弱,由“不过”两个字而引起的一场悲剧等等,都具有十分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瓶奇恰酒》在重复着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道理,但是安徒生时代的皇帝及其臣民到了秘鲁的里贝罗时代就降为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读者可能会惊异于人性不分贵贱,竟然在面对真实上面有着惊人的虚伪。豪

普特曼的《狂欢节》讲的也是极其浅显的世俗道理，不过劝人凡事节制，不可过度的意思，然而其震动人的，还是人所不欲的突然而神秘的死亡。莫泊桑的《月色》和奥茨的《在冰山里》都涉及禁欲主义和人的自然情感的问题。顺便还要提及的是博尔赫斯的《交叉花园的小径》和幸田露伴的《锻刀记》。一个为探求世界和历史的真相，深感迷惑；一个将人置之绝境而后生。两者正好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态度。

最后，我们想到一直未被提及的沉默不语的契诃夫的《打赌》。小说描写了一个银行家同一个律师打赌的故事。律师在15年的监禁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然而银行家却仍在处心积虑地企图毁约，谋害律师。这位律师在饱读诗书，大彻大悟后写道：

我藐视你们那些书，藐视人间的一切幸福和智慧。一切空洞、脆弱、虚幻、诈伪，像海市蜃楼一样。你们尽管骄傲、聪明、文雅，可是死亡会把你们从地球上消灭，仿佛你们是地板底下的耗子似的；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历史、你们的天才的不朽，都会连同地球一齐烧毁或者凝结。

真是一个很不幸的结论。不是吗？

目 录

主编絮语·····	汤学智 吴岳添(1)
序言·····	黎湘萍(1)

意大利

圣恰泼莱托的故事(《十日谈》选)	
·····	薄伽丘 方平 王科一译(1)
渴望健康的人 ·····	迪诺·布扎蒂 吕同六译(16)

法 国

玄妙的杰作 ·····	巴尔扎克 郑永慧译(23)
月色 ·····	莫泊桑 李青崖译(55)

英 国

瓶魔 ·····	罗·路·史蒂文森 施竹筠译(62)
患难之交 ·····	毛姆 吴钧陶译(94)

德 国

罪犯·····	席勒 刘德中译(100)
狂欢节·····	盖·豪普特曼 蔡佳辰译(119)

奥地利

掘墓人·····	里尔克 孙凤城译(140)
----------	---------------

美 国

人面巨石·····	霍桑 赵守垠译(152)
熊·····	福克纳 周珏良译(173)